

中国近代

孤本

小说集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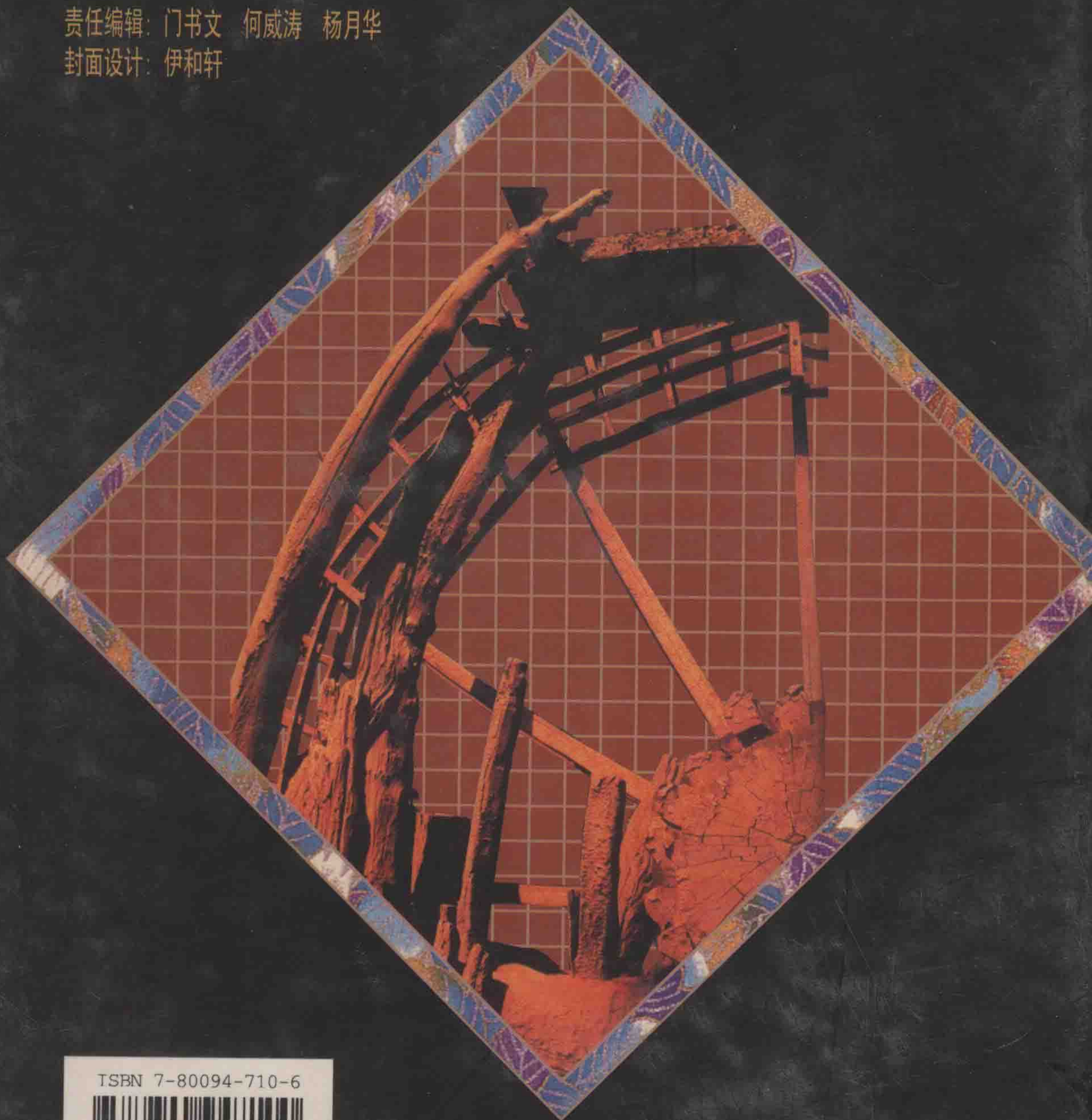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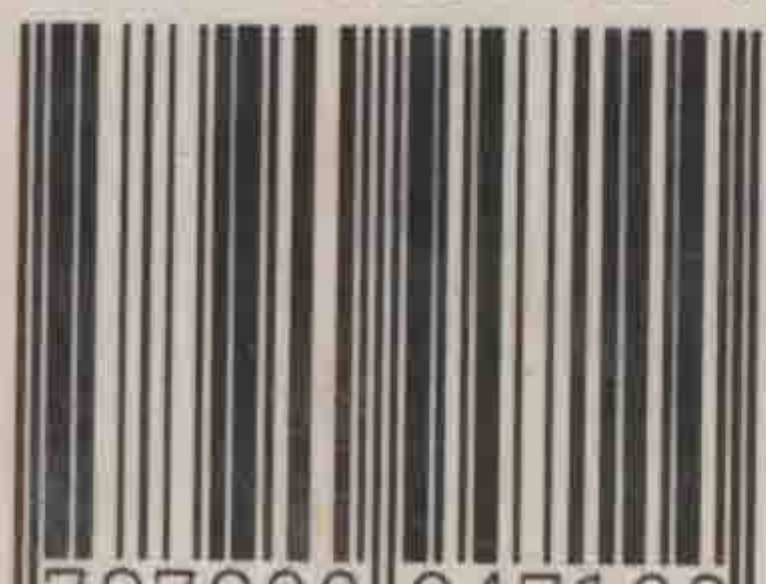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近代小说集



责任编辑：门书文 何威涛 杨月华
封面设计：伊和轩



TSBN 7-80094-710-6



9 787800 947100 >

ISBN 7-80094-710-6/I · 418

定价：980.00元(全五卷)

中国近代孤本小说集成

梁心清 李伯元 等著

第四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最近官场秘密史

天 公 著

卷 之 一

演说官场备呈丑态 钻谋差使细诉奇形

南亭亭长，武进李伯元同征宝嘉，曾铸《官场现形记》说部。洋洋五十万余言，描写贵人社会之种种现形，历历如绘，燃犀铸鼎，不是过也，夙已风行一时，脍炙人口，不胫而走二十二行省。伯元之名乃立，其气概直足夺小说家之前席。嗟乎！伯元而今老且死，所谓现形者，亦前此几十年矣。读者辄兴陈迹之慨！

余齿卑任性，语言无忌，文字不谨，致撻贵人之怒。既不容于朝，乃去而之野，东奔西逐，阅百十度月圆月缺，需时不谓不暂。眼界胸襟，繇之大展，祸福倚伏，几微消长之理，亦繇之而悟澈，乃者归去来兮，息影于古龙门里之老屋中，一几一榻，一纸一笔，无丝竹之乱耳。饶余乐之可寻，自春徂秋，成三十万言，立体仿诸稗史，纪事出以方言。恰与伯元所铸，有笙磬同音之故，名之曰《最近官场秘密史》，非敢有所借也。聊用袁简斋命名续《齐谐》之遗意云尔。

今儿五月十二，上海禁烟第三纪念日子。金利源马头有条轮船开往汉口去。足足挤满上千的客。这里头官界、绅界、学界、商界至于种种经纪、劳动苦力，男的女的，老

的少的，谈话说笑的声浪比什么还闹。习静的人脑筋都胀了。

单说第三号官舱里面，有三个人正谈得兴头。要知谈的什么？先把这三个人的历史说一说明白。那一个有胡子的胖子，姓牛，号信甫，本贯徐州府人。他祖上做过协台的，很有一分家私。吃这信甫一泡子滥嫖滥赌，不上几年花得个精光完结。因此在家乡边存身不得，没奈何！跑到京城里去帮帮阔人的闲。也是他运气大来，有个黄带子欢喜他灵利，投机的什么似的，就拜了把子。顶到这黄带子拿了权，这信甫就很得意了。又结交了好些的大人先生。京城里头，很有“牛八爷”的名气。这信甫原是排行第八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“牛八爷”的。这会子，湖南抚台牛中丞，当初做京官的时节和牛八爷很是谈得来。牛中丞虽是云南人，既然要好，便认了一族，按着五百年前共一家的一句话，也算不得他俩荒唐呢。此番牛八爷从京里出来，到了上海玩了几天。搭轮船到汉口，过船湖南去打个混的。那一个瘦骨脸的麻子，瞧去也有四十岁来往，他是苏州人，姓尤，号心迴。那一年北闱中的第三。他家本有几个钱，便捐了个内阁中书。同乡黄大军机很赏识他。只是这尤中书有点儿恃才傲物的脾气，人又极其古怪，笔墨原是好的，可惜流入苛刻一路。前两年福中堂做八十岁，户部司员公送二十四条寿屏，请他老人家做一篇寿文，他老人家的牛性发了，长篇累牍都是说不得的话。那出分子的没一个懂得文字的，便模模糊糊送了进去。福中堂也是双眼墨黑，不晓得寿屏上说些什么？打量着终是恭维罢哩。又晓得是花了一千银子的润笔，请尤中书撰的文。原来福中堂很听人说：尤中书的笔墨是个名家。他虽是坎坎的一个举人底子捐的中书，倒说翰林院里头的人还比不上他。所以收到这副寿礼很欢喜，便高高兴兴的挂在东花厅上，还且自诩识者。向人说道：“这会子做寿，别人送给我整万银子的寿礼，我都不欢喜。倒是户部司员公送的二十四条寿屏，他们虽是花不了几个，我倒难为他叫尤某人给我撰文。我原想叫尤某人弄点笔墨，他们竟先获我心，所以我就高兴了。”说也可怜，偌大京城没有第二个读得透这篇文字。只有黄军机暗暗的替尤中书叫苦，弄穿下来，那里吃得住！次年，有个送部引见的道台与福中堂有点渊源，并且很有点才名。有天，福中堂请这道台吃饭，一时高兴卖弄他这副寿屏。那道台读了一遍，不置可否，只是冷笑。福中堂也不留意。过了两天，那道台探听得尤中书寓在同乡黄大军机宅里，便透个消息过去，说“孝敬他一万银子，便把寿文上的言语不说穿。不然教他仔细……”！尤中书那里肯去理他。倒是黄军机着急了，情愿送他头两吊银子唬过这事。那道台拿定要一万。商议了好几天，还不拢局。齐巧吃福中堂的心腹倒听着了，一一对福中堂说了。福中堂立刻叫那道台去盘问出底细来，便怒忿了脑门，定见要问尤中书谤毁大臣的罪。还是黄大军机从中周旋道：“尤某的文字虽有几个不妥当的字眼，然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其实某道捕风捉影，索诈不遂，以致说坏了。至于尤某人这种性格久久终要闹出不好看来了才罢。中堂给他一点子利害，做戒做戒他，原是应得的。不过事隔一年，中堂又是一向说这篇

文字忒恭维了。这会子闹起来，别人终要说中堂上了某道的当，不是合不来吗？”福中堂一想，黄军机的话说实在不错。当真的闹起来，果然我的文字一门显出底子来了。我这样的分位和一个芝麻似的官儿斗，就是砍了他的脑袋，希罕什么？倒是我吃人家轻量值得多了。便道：“你老哥说的倒是替兄弟打算的计较。但是尤某人我不许他顿在京里。三天里头就要他离开去。我就便宜他这一遭吧！”黄大军机连连答应道：“这个很可以，这个很可以……”于是安置尤中书到兄弟那里去玩几时。黄军机的兄弟现在江西署理臬台。所以尤中书和牛八爷一块儿出京，到九江分手。这是他俩的大略。

还有那一个和尤中书、牛八爷原不认得的。不过住的第四号官舱，只有一板三隔，因为谈起湖南抚台吃这人听到了。他原是湖南候补县丞。姓苟，名让仁，浙江天台人，却是秀才底子，长于钻营一道。妙不过他的耳朵也长，面皮又厚，性情很是圆融，应酬工夫又极周到，定做成的一个“小老爷”的材料。这种样人假如不得意，做书的就不相信了。

且说苟让仁知道第三号里的两位同湖南抚台有渊源的，不知这两位什么班子？打量起来终比自己大些。便备了手本，穿了行装，过来禀见。尤中书、牛八爷看那手本写的是“蓝翎五品衔、湖南候补县丞苟让仁。”诧异道：“奇了！我们又不是湖南的官，怎的湖南的县丞拿着手本来禀见呢？”刚要回他，只见一个黑胖矮子穿着宝蓝实地纱开衩袍，系着绛色板带，晶顶蓝翎薄底京靴，报名“请安”。慌得尤中书、牛八爷还礼不迭。尤中书笑道：“老兄弄错了。我们并不是湖南的官。”指着牛八爷道：“这位牛大哥是镇国公府里的西席，同湖南牛中丞是一家的。”苟老爷忙又请安道：“卑职求大人栽培，中丞跟前赏句好话。”“老兄还没弄清楚，兄弟不是湖南的官。这么‘大人卑职’的称呼，其实不作兴呢。我们交个朋友，兄弟是最欢喜的。若是要弄这把戏，兄弟就不敢请教了。”苟老爷连忙答转口来道：“老哥说得是！”牛八爷替尤中书通过名姓、爵里，同黄大军机的交情，这会子江西去的缘由，说了一遍。牛八爷原是吹牛皮的大王，尤中书的历史原有点好听，所以一经牛八爷的口，竟装点得花团锦簇，仿佛戏台上串的一般气概。苟老爷伸着大指道：“了不得！”尤中书笑道：“老哥太誉了。那不过少年积习罢哩！”苟老爷正色道：“兄弟虽是个小官，却没有小官的质性，从不肯轻誉大人先生，希图进身求荣地步。所以一行作吏二十余年还没有跑过一点子的红。”尤中书听了苟让仁的这几句话不禁肃然起敬，瞧着牛八爷道：“八哥，你听苟大哥的话呢，真真是有气节的朋友。我只知道现在世界上的人总是蝇营狗钻、卑鄙齷齪，官场中人更加不好，那里知道卑官末吏之中还有苟大哥这样气节自见的人物呢！而今而后我不敢相天下士矣！”列位可知道当面恭维便是“小人之尤”。尤中书见不到此，认是苟让仁是个“正诚君子”。真所谓：君子可欺以其方了。

闲言少叙，且说苟老爷听了尤中书赞叹他的言语，心里着实高兴。又谈了一回闲

话，牛八爷慢慢的说到牛中丞身上去。苟老爷边忙趁势窃听上司有甚嗜好？可以乘机钻营地步。便道：“我们中丞要算现今外任大员里面不可多得的人员哩！这会子升署湘抚，那里的局面现在又很不好，里头拿这重位交给他，况且年富力强，将来吏治民生，定有可观。”牛八爷哈哈笑道：“苟老哥你真真枉恐！在官场里混了多年，难道官场上的把戏还不知吗？老哥你我一见如故，也是有缘，不妨把我的那位本家中丞的历史说一说明白。”苟老爷忙道：“请教！请教！”牛八爷道：“老哥，你可知道牛中丞的官是那门来的？幸亏他会嫖，脸蛋儿又生得漂亮，然而大抵嫖的一门，只有倾家荡产，丢功名失身命。唯有他老人家的嫖，竟嫖出济遇来了。他原是秀才，穷得要不得，一向在家里教书。直到三十岁光景；有个朋友荐他到扬州姓许的盐商家里处馆。许盐商原是大商家，倒是富而有礼的一个人。瞧他笔底下还算过得去，所以非常的尊重他。他也福至心灵，一味的讨居停欢喜，只要居停所爱的事，什么都肯迁就。那许盐商单单的只爱嫖，嫖以外还欢喜附庸风雅。他便专在这门子上用工夫。当时扬州有个土妓，名唤小月的，很有几分颜色。很识得几个字，唐诗三百首烂熟于胸中。许盐商直当这小月李香君、顾眉生、卞玉京一流人物，没一天不去花上百十两银子。岂知这小月自恃有了这点点的才情，倒厌得许盐商俗了。要他的钱没法子，面子上巴结；暗底和我这位本家中丞好上了。我这位本家中丞原可以充一个风雅子弟，写点点小楷，一崭四齐，不作兴有一点不匀净，一个字儿大一些儿，一个字儿小一点子，居然玉真公主的《灵飞经》临得熟极而溜的了；做几首五、七言的平平仄仄、仄仄平平，唱起来倒比着马如飞的开篇还要好听；画几笔梅花，据说是彭刚直的一派。小月如何不倾倒呢。先是小月有一方玉章镶着‘莲花六郎、郑虔三绝’这么八个字，不知那里来的？珍爱不可言喻。就拿这方玉章送给我那位本家中丞做个表记。未几遇着乡试的年份，小月便把许盐商送给他的银钱，替这位本家中丞买关节、请枪手，居然弄了一名举人。咳！我那位本家中丞，不是兄弟说他没良心，干的事情很不作兴呢。”苟老爷道：“什么样了？怎地又埋怨起宪台来呢？”牛八爷道：“他中了举人，次年便进京会试，不料又中了进士。中了进士之后，公然把小月的情分义气忘得个一点儿影响都没了。小月痴心不死找到京中。恰恰的我那本家中丞出京了，所以本家中丞的心果然不可问了。然而面子上还没穿绷，小月也打量人心是差不多的，我与他的真真是天高地厚之恩，重荷生成之德，那里会负呢？要是其中必有个缘故罢哩！但是当这土妓的人花钱手段一定高妙的。小月在扬州虽有许盐商一个大冤桶，只怕花在他身上何止好几万金！终不过东手挪来，西手耗去，那里有甚积蓄。况且替本家中丞弄到一名举人，花的钱也着实不少，已亏空了些。及至找到京中扑了个空，竟弄得进退维谷。没奈何，就在京中借着卖书鬻字的勾当，重理旧业。齐巧敝居停镇国公赏识起来。一日盘问小月的籍贯，小月便编派道：‘原籍是镇江人。’”苟老爷笑道：“扬州同镇江不过一江之隔，至于方言虽在不同，其实还是相近。此人听去却辨不出。”

牛八爷道：“这种地方即使辨得来也不要紧。——你别打叉，让我一层一节的进去。我有个脾气不好，倘然半途一打叉，就要接不上前后文哩。”尤中书道：“牛八哥原有这毛病的。苟大哥不要开口，尽听吧！”苟老爷答应了几个“是”。

牛八道：“小月说：‘原籍是镇江，姓王，父亲是个岁贡生，做过教谕的，可怜过世的早，母亲也是官家之女，姓牛。父亲过世之后，贫乏立锥，母亲只得带了我依靠舅舅家去过活。舅舅却很可怜我们母女两个，又瞧我生的还不粗蠢，意思要把我做媳妇。只是舅母不依，因为舅母要把他自己的侄女做媳妇。有这一层阻力就拖沓下来了。未几舅舅也故世了，母亲也亡故了，舅母便请了媒人同他的哥哥求婚。我的表兄大不为然，说到父亲在日原相定了姑娘家的妹妹，原不合意和舅舅家的姐姐结亲。现在父亲才得去世，热孝在身，也不该提议亲事呢。于是母子二人竟参商起来。我暗暗的对表兄说，你快别这样，这样就是不孝哩。别为了我一个苦命女子酿成你们母子不和。我是没依没靠的人，在这里更不安了。索性一言包括了罢！我是不愿意嫁你的。快收了这心吧！别把老太太气坏了。我那表兄听我这样说法，黯难道，妹妹我并不是存了什么的心思，终不过为了你一辈子的事情。虽是姑爷、姑娘去世的早，妹妹在我家过活，其实是娇生惯养的，何尝受得一点子委屈？现在的局面已是不对了，若不把这名分替妹妹争了过来，妹妹岂不是打到“赘”字号里去吗？这也是一着。然而父亲究竟在日有此一说，我就有所藉口。不然，旁人看来，岂不要疑我们有甚不雅致的交涉吗？妹妹放心，我又没弟兄姐妹。这件事谅来力量还够得上。万一天不从人，我情愿披发入山做天下古今第一个罪人！我也有一句总包括，我并不是存了一点私念，或是妹妹的姿色起见，若说姿色呢？不怕妹妹恼，平心而论，舅舅家的姐姐还比不过妹妹吗？我终为义气起见，妹妹一辈子大局哇！到底直弄得母子如仇，在家里存身不得，出门处馆去了。我也不容于舅母。转辗漂零十余年了，今儿瞧见“会墨”，知道表兄已成了进士，所以到京来的。不料摸了个空。没奈何借此糊口。虽然落到如此地位，到底不肯糟蹋身子呢。’敝居停大为感动，忙问：‘你的表兄是谁呢？’小月道：‘便是中九十三名的牛玉。’敝居停道：‘嗨！嗨！就是牛玉？他是主事用的，我见过多回了，好个人才哇！’我那位本家中丞回京供差，得知小月又勾上了敝居停，这是好条路子。因此依旧和小月瞒了敝居停，私自往来。靠了敝居停之力，不过十年光景，直做到这个分位。只是小月三年前已死了。这段因缘奇也不奇？官场上的真相倒实在有点儿玩味。”苟老爷听了不住的把头来乱点道：“这么的真相还算很体面哩。把老婆来给交上司，谋差事的把戏也很多呢！”尤中书道：“这倒并不呕苦人的话。我也很听人说哩，仿佛就是贵省不多几时闹过这门子的把戏来，吃都老爷参上一本呢。”彼此谈谈说说，很不寂寞。

有天到了九江，尤中书先自上岸不提。且说牛八爷、苟老爷十分投机，牛八爷便要

时，兄弟情愿拜老哥的门。”牛八爷道：“那是不当的。兄弟也决不敢放肆的。”苟老爷便不管牛八爷答应不答应，便满口的“老师、门生”，叫的震天价响。

过了一宵，次日已到汉口。当日没有开湖南的轮船，便住了“迎宾江馆”，包了一间大菜间。牛八爷便叫底下人去轮船局里打听多早晚开洞庭轮船？一时打听回来说：“明日也没有船，后日是快利轮船开宜昌。洞庭船还是上一天开的。转班须要十来天呢。”牛八爷听了沉吟一回道：“老弟怎么办呢？若是搭宜昌船去，要在大江里过划子去，论不定是半夜里，我实在有点吃不住。横竖也没有要紧的事。不妨玩几天，等洞庭船罢。况且洞庭船上的买办，是熟人，更其招呼得好了。”苟老爷没口子的道：“老师主意怎样，门生终归也是怎样。”牛八爷道：“如此好了！我们索性拜一天客，骗两顿吃局好吗？”苟老爷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但是门生这里熟人不多，有几个还是商人。”牛八爷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更其好了！吃局还怕一张嘴来不及呢。”苟老爷愣了半天，不懂牛八爷的命意所在。牛八爷便附着苟老爷的耳，悄悄的说了一回。苟老爷连连点头说：“罢！”相视而笑。

次日，牛八爷衣冠楚楚。苟老爷瞧他却戴着亮蓝顶珠，拖着一支蓝札大披肩花翎。心里诧异，他说并没有什么功名呢，怎地顶戴倒很阔？不禁问道：“老师贵班是……？”牛八爷笑道：“你瞧罢。”苟老爷道：“这是道台了？”牛八爷摇头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三品京堂，你瞧不错吗？”苟老爷道：“是是……是很不错！”又瞧他帖子乱插着几个大帖子，什么“世愚弟”哩、“姻愚弟”哩、“年愚侄”哩、“治生”、“晚生”、“眷生”、“侍生”……一古脑儿应有尽有。最可怪的有个“额外生”的帖子，不禁又诧异，问道：“老师这副‘额外生’的帖子是拜谁的？”牛八爷嗫嚅道：“这是裙带亲。”苟老爷如有所悟，笑了一笑，又瞧那片子却是四六大单，寸五分的大颜字，刷着“牛桂”两字。牛八爷道：“这字写的好不好？还是陆殿撰做孝廉的时际写的，年代却不少了。印得多了，有点马马虎虎了，譬如招牌纸似的，终算老招牌了。所以也不去求人家写了，重雕一方哩。老弟，你别笑我这话没由来，你没瞧见梁太守的片子哩，竟然笔画都瞧不清楚了。往往人家认错了字，便说认不得他。好在他是大名鼎鼎，官虽不大，其实好算得当今第一流人物哩！”说罢一阵子“哼”而“哈”子，出去拜客去了。

苟老爷也结束停当，拜了几个洋行买办，没一会子就回来了。牛八爷直至差不多张灯时分才回来。跟手来了五六起请客的条子，牛八爷、苟老爷都有。牛八爷道：“我们应酬两处吧。各人去一处，你先同我廖家班子去应酬了杨厚夫杨观察。散下来再到吴新家应酬你的傅松泉傅买办。你瞧好吗？”苟老爷道：“老师吩咐，再妥当也没有了。”于是坐着轿子，一径来到南城公所“廖家班”。杨观察同着四五位朋友已在相好金玉房中摸牌。牛八爷替苟老爷介绍，一一通过姓氏、官阶，内中一位最阔的是姓赵，号芝荪，杭州人，军机处记名道，现当院上总文案营务老总、银元局会办、善后局提调；全省阔

差使，赵观察差不多占了一半。他老人家痴心不足，还想谋个牙厘局总办来混他一年，据说运动得差不多了。苟老爷便把同乡来拉拢。赵观察虽是顶红的道台，他性格儿最是谦和，没口子的乡老哥长、乡老哥短，亲热非凡。苟老爷暗暗盘算道：可惜我是湖南人员，他招呼不到。不然，不愁没好差使当吗？

须臾，摸牌已毕。杨观察道：“咦！金毛吼怎地还不见来？”牛八爷诧异道：“金毛吼是谁？可不是强盗的绰号？”杨观察笑道：“呀呀呼！那里是强盗哇！岂有强盗同我们官场中往来的吗？对你说吧，如今我们大、中、小三班人员大半是欢喜玩的，因此分出名目来。是阔的有四人，就叫‘四大金刚’（这位赵芝荪赵大人却是金刚之一）；其次的有十人，就叫‘十大天王’；又其次者便是‘三十六天罡’，恰才说的金毛吼是‘三十六天罡’之一，他姓尹，号再生，是个大挑知县。”牛八爷笑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同京里的‘十二花神’一个样子的。”杨观察道：“‘十二花神’比我们‘四金刚’哩、‘十大天王’哩、‘三十六天罡’哩，名目雅致得多了。这‘十二花神’是那几个呢？”牛八爷道：“一时也说不了，就是敝居停算‘花神’中的‘西施’，司莲花的。”杨观察道：“有趣！有趣！我们原想选出‘七十二地煞’，却选不出这许多人来。倒不如也先‘十二花神’很有玩味的。”金玉接口道：“若是选‘十二花神’，我荐一个人当‘西施’，再妥当没有了。”杨观察忙问“谁配这‘西施’的雅号呢？”金玉笑道：“藩台文案华莲庵华大老爷的脸蛋儿终算俏皮哩！还且华老爷的号叫做‘莲庵’，牛大人说西施是司莲花的，‘莲庵’两字一发的妥切不移了。”赵大人大笑道：“本来我也想到了。只是金玉荐了，我头一个不答应，情愿不妥当些，选别人吧！”杨观察诧异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赵大人道：“你老哥真真糊涂。你花了一大票的冤枉钱给金玉，金玉暗底子里给莲庵快乐。莲庵这人，其实不作兴，金玉你也说不过。”杨观察道：“瞎说！没有这事的。金玉同我的交情非同儿戏，断断没有这种拗味事，倒我的蛋呢。”金玉眨了赵大人一个白眼道：“你听杨大人说呢。幸而杨大人是知心人，不信你的话。不然，我还吃得住吗？大小这种使促狭的话不作兴说呢！”牛八爷笑道：“金玉姑娘会说得很。赵大人就没了的说了。”杨观察笑道：“闲言烂语一并收罗。尹再生既不来，我们别等他了。”于是相让入席。

赵大人忽然想起来了，说：“再生得了新阳厘差了，今儿下的札子，光景他正忙着呢。”杨观察道：“嗨！再生得了差了？新阳厘差实在不坏。一年两三万呢！”赵大人道：“再生此一番事情虽是上中，然而本钱花得太大了！”杨大人道：“听说十三姨的路子，不知确不确？”赵大人道：“不是十三姨的路子，是谁呢？但是十三姨的身子虽灵，其实没有大本钱也休妄想。这番再生是一对黄豆大的金刚钻戒指，价值一万洋数挂零呢！就是跑到上房的施大爷那里也花到三千金呢！”杨观察道：“十三姨的路子呢？多捞几个也不怕闹出乱子来的，上头很明白呢。”苟老爷听了咋舌不置。直到席面将散，尹再生大令方匆匆的来了。杨观察同着众人都起身招呼，道贺。再生谦逊一番，同赵大人请了一

人安，谢了大人栽培。赵大人道：“这不是兄弟的力量，不过中丞的交件按着办就是了。”尹大令道：“中丞交下来，大人多一句话，卑职就吃不住了。回到差之后，还求大小在中丞跟前栽培几个字，卑职没齿不忘呢。”杨观察笑道：“再生别闹这把戏了。老实说我们跪着求还比不上姨太太放个屁的力量狠呢，效验灵呢！”牛八爷笑道：“你老哥说得忒精致了。”说着杨观察从靴页子里找了一回，找出一个条子来递给尹大令道：“请老哥栽培他一下子，好歹给一点事情。他是兄弟的表弟，笔底下还来得。”尹大令忙接来瞧，是“奏保经济特科、甲午举人车云飞、号小霞。”十六个浓墨小楷。尹大令忙道：“遵大人吩咐。只怕局面小，委屈了车孝廉。”说罢收了条子。又道：“卑职还有一点事情不及伺候大人了，欠陪诸位了。”匆匆的又去了。赵大人笑道：“再生得了好点的事情，锋芒就健得很哩！”杨观察笑道：“其实还有点孩子气哩！”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文分解。

卷之二

查牙帖师爷得意 教方法和尚多情

话说车小霞车孝廉，却是徽州府休宁县人，与杨厚夫杨观察是姑表兄弟。向在江西粮道那里办文案。因为喜嫖兼赌，把饭票闹破了。于是跑到湖北来找杨观察。不到几天，齐巧尹再生尹大令得了新阳的厘差，就荐了去。

次日便到尹大令公馆拜会，接谈之下，尹大令大为对劲。但是文案一席，厘局老总滕观察已荐了一个姓梅的。这车孝廉又是做定的文案胚子，若是给他别的事情，光景一年不兴的。小小局面请两位文案，那末何苦来呢？杨观察的面子又是却不得。小霞这人其实漂亮，兜底一想：横竖皇上家的钱，多花几个，干我什么？正在踌躇，只见小霞陪笑道：“再翁起程的日子没有定吗？”尹大爷道：“已检准了，就是后天。小翁的行李，兄弟打发底下人到宝寓来取。我们都是要好的，可以随随便便。若要闹这虚架子，那就乏味了，兄弟是最不欢喜的。回来我们一块儿喝酒，一搭地玩耍。假如拘拘束束，一个儿挂着东家的脸子，一个儿拿着老夫子的张致，兄弟先说在前，断断乎不作兴。”小霞道：“最好！最好！”又谈了些别的，告辞走了。

过了一日，尹大令雇了三条大号红船，带了司巡人等，赶赴新阳，择日到差。一切排场，不必细说。且说那新阳离省八百余里，与陕西接壤，是个极热闹的区处。原有“小汉口”之名。尹大令得了这个优差心里高兴，还在其次；倒是新阳这个地方有几处特别的玩笑场坞。尹大令、车孝廉在这门子上很是气味相投，且都欢喜抽几口鸦片烟。这时节已是禁烟的飭令森严，非同儿戏。尹大令就在这点子为难，到底在局子里公然抽鸦片烟，似乎说不去。

有天，车孝廉笑嘻嘻的同尹大令道：“吃我找到一个好去处来哩！”尹大令装着抽鸦片烟的样子，道：“可是这个吗？”车孝廉道：“不但这个方便，还有更甚于此的好处哩！”尹大令听说嘻开了嘴，只应道：“啍啍啍！”车孝廉又道：“这里东明巷里头有所丛林，叫做‘观云寺’，寺里的长老唤做竹虚和尚。这竹虚和尚从前在上海时，同我很知

己的。后来我去江西了，就此分手，迄今已有五六年了。方才在街上闲逛，齐巧又撞着他，便邀我去寺吃了茶。岂知这寺里很有几处曲廊洞房。好个秘密抽大烟的去处。这是一件好事情。再翁可知道这里的古地名就是‘下蔡’，本来有好女子的地方。这里风俗最喜佞佛，凡是朔望，倾城士女排家的入庙烧香，又是这观云寺为总汇之处。所以不要说初一、十五这两天观云寺里自朝至暮，有千百个好妇女，看个满饱。就是平常日子也陆续不断，每天里只怕也有五七个、三二十个，那怕风雨雪也没有脱空的日子。据竹虚和尚说很有些标致的呢！”尹大令道：“竹虚和尚，这名儿好熟！当巧我在上海办织呢，公司的事情，曾经有个竹虚和尚是会相面、算命的。”车孝廉道：“一点不错。他在上海英国租界，那条马路上？竟记不起来了，只记得他对面是座戏园子，那个周凤林就在这座戏园子里唱戏的。竹虚和尚贴准在对面借了一楼一底的房屋，开那个叫什么‘灵山下院’？上海人叫做‘佛店’。”尹大令抢口道：“不错！不错！就是此人。我也有些认得的。既然有这个去处，我们就去找找他。”车孝廉道：“这时儿已有五点钟了，索性吃了夜饭去。”

尹大令便连声催厨子开夜饭。底下人回道：“米还没有下锅呢。”尹大令大喝道：“混帐！王八羔子这是什么时候了？米还没下锅。当差这么拖沓贻误要公，这还了得！拿帖儿送这王八羔子到二府衙门去打二百板子，好叫他狗腿上受用。”车孝廉悄悄的道：“快别这样，这时儿原还早哩。我们私底干的事，吃不住风浪的，就是半夜里抽几口烟，保不住他们有点觉着。如今禁令何等严密，当差使的人员更非寻常可比，他们虽是不敢搅什么乱子出来，然而还是施点子小恩小惠，使他们感激，到底安心些。就是倪方伯开缺的，归根结蒂不是排水的王老三闹出来的把戏吗？所以这些下人们面上还是模模糊糊不会吃亏。总而言之，大抵做官的人结不得一点子怨在外面。常言道‘小猷生大浪’，真真说煞不错的。”尹大令点点头道：“小翁说得是。兄弟到底年轻，阅历还浅，很有些见不到的事情。然而，十三姨和兄弟是有首尾的，兄弟还怕谁？”车孝廉凑上一步道：“嗨！十三姨同再翁不是寻常的交际，竟有肌肤之亲吗？”尹大令愣了一愣，想索性吹一吹，卖卖风流。便微微的一笑道：“小翁我们是知己，说说也不在乎！不过外头露不得风声的。若说十三姨，是最赏识兄弟的。不信将来见了十三姨所生的十九少爷的面貌像兄弟呢？还是像老头子？就是这差事，虽说是不是很好的，然而谋的人竟有几十个。里头王爷哩、大军机哩，这么大的帽子还弄不到手，兄弟竟取之宫中然。小翁想吧？”车孝廉道：“原来如此！那末外边的谣言不足凭信了。”尹大令道：“谣什么？”车孝廉道：“其实没关系的。不过说再翁这会子花得不少呢！十三姨跟前花了值到万金之谱的首饰，并且跑上房的施大爷也敲了三千金的竹杠去。这么着，那是没有的事儿哩！不用说吧。但是晚生到这里日子不多，官场交际一点不知道。不过这么行贿谋差，公然在大庭广众之间昌言无忌没有影响的呢，倒也罢了。若如果然有这样的事，不怕人知道的吗？”尹

大令笑道：“如今的世界还有些公道吗？”正说到这里，开进夜饭来了，尹大令道：“别说闲话了。吃了夜饭，干我们的公事要紧。假如要晓得这里的情形，得个当儿再说吧。”于是匆匆的抓了两碗饭，盥洗已毕，也不带底下人，同车孝廉从后门里溜了出来。道：“这里到观云寺有多少路？”车孝廉道：“大约半里路吧？”说着一直扑奔观云寺来。

原来这观云寺在马陵山下，门外有百十株红柳树，果然是个绝大丛林。中间竖额朱底金字写着：

敕建观云禅寺

洪武元年重修

尹大令道：“不错了！这里是朱元璋披剃之处。”进了大殿，车孝廉道：“竹虚和尚的静室在东首里进去的，我们找去。”尹大令道：“如此香火极盛的大丛林，怎地不见和尚？”说着，恰恰撞着一个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的小沙弥，项上留着一圈三寸来往的刘海发，穿着蟹壳青江绢道袍。见了尹大令、车孝廉连忙陪笑道：“两位老爷，客厅里待茶。”车孝廉笑道：“大和尚呢？”那小沙弥道：“师父在房里。”车孝廉道：“这位是厘金局总办尹大老爷，同大和尚是知己朋友。我便是姓车，方才来过的，多是要好很的。小师父就引我们房里去。”那小沙弥认了一认，道：“车老爷，方才同师父一块儿回来的？我竟眼钝得很，一会儿就认不真了。”说着笑了。尹大令、车孝廉也笑了一笑。跟着小沙弥弯弯曲曲走了十来间屋子，穿过了两三层院子，忽觉鼻子里一阵鸦片烟气。接着小沙弥推进那间小屋子道：“师父。车老爷、尹老爷来哩。”竹虚和尚在烟榻上一骨碌爬起来，笑迎着。车孝廉替尹大令通了名姓。竹虚和尚深深的打个问讯，认了认道：“尹老爷很是面善，那里会过来？”尹大令道：“大和尚前儿在上海会过好多回哩！而且贱造，也曾请教过呢。”竹虚和尚大笑道：“如此是老朋友哩！”说着让尹大令、车孝廉上炕抽烟。跟便叫小沙弥泡茶、掌灯。

谈了几句应酬闲话。又说：“前天听说厘金局的武老爷期满了，接办的是姓尹。不料是我的尹老爷，又是车孝廉车老爷在一块儿，多是老朋友，那是十分好哩。”尹大令道：“大和尚如有见教，我终办得到。我初办这个局面，地方上的情形还不清楚。大和尚一定是高明的，请教，请教！”竹虚和尚道：“出家人也不晓得什么的。不过车老爷是文案师爷，恭喜！恭喜！这个时际可以弄两个哩。”车孝廉道：“这个时际，我竟不晓得。怎么可以弄两个呀？”竹虚和尚道：“哇哇哇！不错，不错！尹老爷是头一次当这差使，车老爷又向在江西，也不是厘务事情。我们多是知己，敢不效劳效劳，帮着老爷多弄两个快乐快乐。”尹大令、车孝廉都说道：“大和尚慈悲方便，我们的气运便济了。不但这个，还有别的，求大和尚方便呢！”竹虚和尚哈哈大笑道：“力有所建，自然报效。

且说正经的，现在是秋收之际，六陈铺户都该请领部帖，才能设肆买卖，很有奸商蠹民作弊隐盛，所以要派司巡出去查查。但是厘金局的文案师爷位置虽高，其实是个苦恼事情，倒不如巡丁容易弄钱，终不过拿几吊薪水罢哩。要巴巴望望直到期满交御，也要看东家的出手交情，多少送几个，大抵情形也不过几百吊钱吧。辛苦一年，一古脑儿只怕够不上一千吊钱。所以历来查照的一件差事，终是调剂文案师父的。”车孝廉恍然道：“原来也有弄钱的一条路子，听说期满保举是文案上的顶缺呢。”竹虚和尚道：“这是空闲事情，又不能抵钱用的，因此拿来卖掉的倒十有八九。我且教你一个查照的法子，若然不知道这诀窍，还你跑出去一个摸不到。”便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套。车孝廉、尹老爷都称赞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不然模模糊糊的怎样查得灵清呢？”竹虚和尚又道：“车老爷好在刚接手，出其不意，快点子就出去查，并且已是时候了，不然各乡、各镇做这买卖的人交关子有能耐，老早已在那里探听，这回子的文案师爷的脾气怎样？吃那里一功的？他们最得意的是吃媚功，竟有串通土妓，假充着或是内老班哩，或是女牙子哩，忘了脸耻，什么做不来呢？”车孝廉道：“阿呀坏了！大和尚，若是他们玩出这个把戏来，那末不得了！休说弄不来几个，只怕还要花两个呢。那是我没有带钱来浇裹在这门子上。”竹虚和尚忙掩住车孝廉的嘴道：“车老爷可别乱嚷嚷。可知道对面虽无人，隔墙防有耳，吃他们打探去了还了得吗？老实说‘千里为官，只为钱’，不然，老远的跑出来做什么来呢？和尚没有别的孝敬，但望老爷们多摸两个回去快乐快乐，就是和尚替菩萨立言了。”说得车孝廉、尹大令都笑起来。笑了一阵，尹大令道：“大和尚，我同你商量，局子里房屋不宽舒，还且罗唆的很，不好办事。我同车老师两个同你大和尚借几间幽静点的房屋来住，租钱贵些倒不妨，只要大和尚答应就是。”竹虚和尚笑道：“说那里来的话？我们这里，历来贵局里的老爷都欢喜借这里做公馆，凡事便宜些。只有前任武老爷这老头儿，性子儿来得古怪，不放和尚在眼里，和尚就有点不高兴他。他也不要问和尚租屋子，和尚也没工夫同他拉交情。不是和尚扯口。问问他办这个差使够得上比较吗？交卸下来不怕他不当了当头，才得走路呢？”尹大令忙陪笑道：“兄弟一来是生手，再则素来没有留心厘务上的交道，诸事求大和尚栽培！”竹虚和尚一听尹大令的话非常暗喜，没口子的拉着“老朋友”三个字来敷衍。尹大令也是欢喜，以为得了个帮手，着实灌了好些米汤。

过了几天，尹大令、车孝廉搬到观云寺去住。接着车孝廉便出差查照去了。暂且搁一搁。

单说尹大令奉藩台交下来的那位文案师爷，却是姓梅花的“梅”，号养仁。四川夔州府秀才。当初藩台没有发达的时候，在家教读。梅师爷是从他念书的，倒是嫡亲师生，交情却也不薄。只是梅师爷有点土头土脑，做不得大事。家里还有几亩薄田稍可过活。所以老师发达之后，并不走路子谋事情。也在家里教教书，不想发财，心里还巴望

将来科第中得意，岂不香脆。就把老师做个榜样。何奈科举已停，又遭连年水旱，家里存活不得，于是来找老师谋一个位置。且说别的事情做不来，只有厘金上的事情还懂得一些。原来他家里对面，恰恰有个厘金分卡。暇的当儿，同卡上司事们谈谈天，所以有点知道。及至预备出门的时节，又着实讨教了一番，便自诩为厘金熟手。那卡上的司事又同他要好，把厘务上的公文格式抄了一套底稿给他，并报销四柱也抄了一份。于是只要老师荐他一个厘金文案事情。所以尹大令禀辞的挡口，藩台便交了下来。岂知尹大令是个漂亮人物。见这梅师爷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，已老大不高兴。何奈是藩台交下，没法子只得请他吃一年饭，拿两百吊钱，光这面子。然而，梅师爷自以为腰子硬，又是老手，到差之后，文案上还有车某人，心里已不舒服，已憋了好几天的气。

这天，忽听说车某人出差查照去了。这一气竟气得非同小可！便穿了大毛蓝布袍、元青羽绫四方大挂，挂了黄铜大圆凹光目镜，一直来到观云寺求见东家尹大令。尹大令齐巧承竹虚和尚要好，把一个邻舍家的女孩子叫什么春香的，搂着吹大烟。竹虚和尚也在一边凑趣。这当儿心腹家人唤做尹升的，回道：“局里梅师爷请见。”尹大令正在开胃的分际，那有工夫见他。便道：“不见。”尹升答应着去了。一会儿，又回道：“梅师爷有要公面回。”尹大令一跺脚道：“不识窃的狗驴子！你也好耐性儿，一趟一趟的替这王八羔子回……”说犹未了，只见梅师爷已撞了进来。慌得春香没脚儿的朝里间跑。尹大令已气得面皮铁青，到底藩台交下来的人，不敢发作他几句。只得说声“坐”。梅师爷陪笑道：“东家好高乐！晚生跑来打叉了。”竹虚和尚便卸过一旁，听他俩讲话。梅师爷道：“晚生承敝老师的情，叫来东家这里报效，晚生虽是第一次出来就馆，然而厘务上头也略知一二，车小翁是文案，晚生也是文案。车小翁查牙帖去了，晚生也应报效这一趟。要车小翁偏劳，晚生便是尸位了。所以特地来请东家的示，晚生明天也要出去走一趟。至于调派司巡、炮勇一切事情，晚生通统理会得，不消东家操心。”说罢，敛手敛脚概着坐着。尹大令听了这一泡没情理的话，已恼的要不得。便“哼”了一声，也不说话，躺下抽大烟了。梅师爷见东家不理他，心里没趣，便搭讪着去下首烟榻上一横，又陪笑道：“东家这烟膏子还是省里带来的？还是这里煎的？只怕这里没有好土买，价钱花得多，还没好烟抽。晚生这趟出去，好歹弄点点真云土孝敬东家。”竹虚和尚忍不住要笑。尹大令气得发昏，便吆喝尹升道：“混帐东西！当的什么差？放别人乱跑、乱叫，仔细揭你的皮。还不给我撵出去！”尹升也没好气的朝着梅养仁道：“文案师爷，既是要出来讨碗饭吃，也该带着眼珠子。走！”梅师爷道：“咦！奇了，眼珠子是牢的东西，跟着人走的。那里有这话，没有的事，大爷别和我玩。”尹大令急得没法，道：“世上那里来的这种怪物？”竹虚和尚看着不得开交，便走过来，陪笑道：“这位是梅师老爷吗？客厅上去拜茶。梅师老爷方才的话，和尚理会得。”说着半拖半扯的把梅养仁弄了出来。到了大殿上，正色道：“梅师老爷是高明的，岂有东家跟前说得这种的话吗？怕不打破

了饭碗！劝你师老爷安静点吧！”一路送出了山门。

梅养仁瘪着一肚子不高兴回到局里，一味的叹气。局子里的司事，因为东家瞧不上他，便没有人和他亲近，只有一个计司事同他还说得来。瞧他一味的叹气，不知为了什么？便问道：“养翁从那里来？怎地不高兴？”梅师爷便把一切情由告诉了计司事。计司事便道：“阿呀！养翁，闹出乱子来了。只怕你要分手哩！”梅师爷愕然道：“兄弟是藩台的路子，只怕他没这个胆量呢！”计司事道：“养翁，真真不经事。养翁有藩台的路子，东家有抚台仗腰包呢！抚台倒也罢了，可知里头还有十三姨太太同东家说得来呢！于是抚台且奈何他不得！”梅师爷慌道：“如此，如之奈何！”计司事仰着脸盘算一回道：“只有个推车撞壁的法子，大约请你回省的条子早晚就要发出来哩。与其吃他开除，扫尽面子，不如自去请假，透个风声说‘东家偷吸洋烟，奸占民女，与淫僧竹虚和尚狼狈为奸’等情，回省去是有道理的。看他吃得住，吃不住。”梅师爷道：“那个道理又是怎样的办法呢？”计司事笑道：“养翁真真忠厚长者。这点子还找不到？要兄弟说哩。如今最凶的是上他的新闻纸。”梅师爷恍然大悟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新闻纸是外国人的交涉。不要说督抚见了吓慌，便是政府里也见了摇头的。照这样说起来，怕不叫车某人回来，请兄弟去查牙帖哩。——回来，兄弟提一成富余孝敬你老哥吧！”正说着，只见账房师爷捧着一卷钱票，笑嘻嘻的朝着梅养仁道：“养翁，东家有条子在这里。这里二十吊钱，请养翁收了。”梅师爷呆了一呆，接过条子瞧，是给二十吊钱的川资，叫他回省话。又气又急又丢脸，一句话说不出。账房师爷搭讪着走了。计司事道：“完了！光景这条子定是尹升送来的。还在外边呢。索性把方才所谋之计嚷出来，瞧着怎样？假如灵，果然是好；即使不灵，也没奈何了！”梅师爷一想：不错！便按着计司事教导的话，提高嗓子嚷了一阵。

果然尹升送了条子来和账房师爷谈天。听得句句明白，便赶回去，一五一十回了尹大令。尹大令倒也有点儿着忙，同竹虚和尚商量。究竟和尚有些见识，便道：“不妨先上个禀帖到藩台衙门去，反说他抽鸦片烟，勾引妇女等情，让藩台先存一条梅养仁不是好人的心在肚子里。那就不信他的说话了。”尹大令道：“果然好计。但是小霞不在这里，他虽是个大挑知县，只会做八股，公事笔墨其实吃不住。”竹虚和尚道：“等车老爷回来是不及的，不妨我们商量一个稿子来，举人也中了，白字是不会有的。和尚虽是肚里有限，常帮人家打官司，做禀帖也还来得。”尹大令大喜道：“大和尚真了不得！佩服佩服！”于是连夜扛帮成了一个禀帖，彼此自赞了一回，明日一早送到县里，请交驿站，飞递回省。梅养仁气了一夜不曾合眼。又等了一天，指望东家着忙，重新留他。过了一日，音信杳然。到了第三日，顿不住了，只得卷卷铺盖，搭船回省。这且慢表。

且说车小霞车老师当日讨教了竹虚和尚的计较，便带了两条炮船、十六名巡勇、四名家丁，桅杆上扯起大红白字的旗帜，写着：“专办新阳镇百货米谷统捐总局”十三个